



中庸講記之 25 (上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《中庸》第二十三章：
其次致曲，曲能有誠；誠則形，形則著，著則明，明則動，動則變，變則化；唯天下至誠為能化。

上一章講「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盡其性」《中庸》，是在講天道，這一章則是講人道。先談談這兩章連帶的關係，莊子在〈人間世〉有一篇道理，內容為孔子與顏回夫子對答的話，以寓言方式曉諭，顏回夫子說：「然則我內直而外曲，成而上比。內直者，與天為徒。……外曲者，與人為徒也。」這段話很明顯可看出顏回夫子所講的道理，為儒家的一種思想，莊子藉用這段話在〈人間世〉表達「內直外曲」。

「然則我內直而外曲」，修道要內直外曲，這與我們常講的「內要方、外要圓」的意思差不多。

「成而上比」，一般註解的解釋是，要成就一項事情，一定要引用古聖賢的道理去實行。其實後學覺得有另一種說法較接近，亦即要修到「能盡其性，要盡人之性、盡物之性」（即《中庸》第22章「天下至誠」的道理），這是「內直」的工夫，是發自於自性。「外曲」的工夫，是要從人道做起，由人道達到天道；老前人傳

給我們的道理，也都是講「人道盡，天道近」。「上比」的意思，是指從外曲階段要成就到內直階段的過程中；「成」，是漸進法，即一步一步地提升。我們今天要講的「曲」的道理就隱藏在其中。

「內直者，與天為徒」，內直者的天性已達天人合一的境界。「徒」即同類，可以歸到與天同一類，就是「能盡其性」，但是人能夠盡其性嗎？

「外曲者」，人要從「曲能有誠」做起，從外曲漸漸提昇到內直的工夫。

「與人為徒」，我們是人，要與人同一類；所以引用古時聖人留下來的道理——倫常之道，也就是五倫八德，由此漸漸提升，要與人同一類；與天同一類的境界相當高，因此我們今天要修的、所應當要做的，差不多都是在經文「其次」之後所談的內容裡。

讀懂經句

① 其次：誠未至者為其次，謂大賢以下，學利困勉之人也。

「誠未至者為其次」，未達到至誠境界的人為其次。其次就是第二等人。

「謂大賢以下，學利困勉之人也」，因為我們無法生而知之、安而行之。賢人大部份是學而知之、利而行之，或是困而知之、勉強而行之。我們今天研究《中庸》的道理，與研究數學一樣，有些公式或讀過的東西要徹底研究明白，這些道理均可重複使用、相互印證；此處在引證我們要做一位賢人，一定要學，要困而知之；所以修道是很艱苦的歷程，這是我們大家要去體會的。

1. 復次，須菩提，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，行於布施。《金剛經·妙行無住分第四》

為何要引用《金剛經·妙行無住分》？我們讀過《金剛經》都知道第三分為〈大乘正宗分〉，其中提到：「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。」想想，我們一個人接觸這花花世界，有人際關係，須了解處世之道，後學請教在座各位學長：「我們能做到無我相、無人相嗎？」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為什麼不可能？因為我們有肉體存在，肉體要衣食住行，哪能全無慾望？

袁前人所講的「盡」為「私慾盡淨，天理流行」，這是圓滿的人，零

缺點的。想想，我們有這肉體存在，是否能達到《中庸》第 22 章所談的道理？請問大家：「我們做得到嗎？」所以我們看佛家的修道也與我們現在一樣，今天研究佛家的道理，都是如來佛在對高僧所講的，那些高僧不是一般普通人，他們在神通各方面都是完全接近六通境界的人；如來佛講道理的對象都是這樣的人，包括須菩提也是一樣；〈妙行無住分〉是如來佛與須菩提的對話，後學引用此分供大家作參考資料。我們時常研究要學空，能空得了嗎？

「復次」，與「其次」是相同的意思。是說我們既然無法「掃三心，飛四相」，至少我們該要做到如此，即退而求其次。

「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」，《六祖壇經》也提到六祖聽五祖講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時言下大悟；「無所住」即無絲毫地住；「住」與「著」的意思應該是一樣的，但佛家分得很清楚，所以寫「住」字，而不寫「著」字。「無住」是心不執著於一處。

「行於布施」，想達到應無所住的境界，就一定要先布施。布施什麼？當然是三施：法施、財施、無畏施，

修道要從這裡做起。前幾天陳德陽前人在忠恕道院（講課時）與袁前人及點傳師們在討論：「今日我們道場最進步的是什麼？最進步的是講道理。」現在大家都在研究空理，一直在研究看是否有更密的；講那些我們以前的人想不通、不曾看過、不曾聽過的道理，取材相當地用心。

但是與古早人不一樣的地方是，知是知道，但「行」都不夠，比如要派公差時，詢問一個人能否去某處服務，那個人就會找一大堆理由說：「喔！我不行喔！那天我要做什麼，又要做什麼……」編排一堆理由，表示不能去。

大家想想，這是「有所住」還是「無所住」？研究空理是要一無所住，但當需要你做事情時，卻理由一大堆，這樣怎能跟得上呢？

好比有些國家的國民生活水準與先進國家很接近，但精神生活卻很空虛，舉凡文化各方面及人的涵養都跟不上，這意思是一樣的。我們一直只追求學問，然而有史以來，佛家及五教聖人的道理，都不是在學術面，亦無法從學術上去追求真理，大家須了解這是不可能的事，因為修道是一步

一腳印做出來的，沒做永遠都不知道，只是在紙上談兵、畫餅充饑，都是多餘的，很可惜！

我們今天有心奉獻道場，要讓上天用、讓眾生用，投入的方向一定要正確。所以我們今天研究的道理就在「其次」這部分，不一定要研究到最高深的真空妙法，當然知道了也沒關係，只是我們還無法用到。我們研究的是實際的東西，所以如來佛告訴須菩提要布施，這就是其次，由此一階一階地上來，這也是「成而上比」。

所以後學引用《金剛經》第四分來告訴各位，佛家也是這麼講的，佛家研究千經萬卷，行三千功八百果，其實高僧也是從小沙彌開始修起，一步一步地修苦行，而沒有一步登天；為什麼修道須如此？因為要這樣才能有所體會。

經典上時常講「煩惱即菩提」，沒煩惱怎會有菩提？有菩提的人若沒煩惱過，也不知道什麼是煩惱。所以今天要研究的「其次」這道理相當重要。我們之前說「內直」，接下來要說「外曲」，也就是曲的道理、要如何致曲的道理。

②**致曲**：致者推而擴之。曲者一偏也。則漸次擴充其德，以求復其誠也。如因一念之仁、義、禮、智而推之，使念念皆仁、義、禮、智矣。因偏以推致其全，使臻於全體之善，所謂各造其極也。

現在是退一步告訴我們，既然我們無法為天下至誠，但可由另一方向來致曲，因為畢竟我們是人。

「致者推而擴之」，從這裡推動起，然後擴充我們的德性、善行。

「曲者一偏也」，這是引用朱熹夫子的話。「偏」不是偏見，「一偏」就是一步一步地行，當我們要做一件困難的事情，無法全部都做的時候，我們要從較簡單、做得到的先做起，這就是第一步。

「則漸次擴充其德」，「德」就是人的德行，德行是一步一腳印走出來的，以這樣擴充我們的內德，也就是內涵。德從哪裡來？德就是我們的善行，做人的舉止、談吐、行為，這都是我們人的善行，善行就是德行。

「以求復其誠也」，這樣地擴充我們的德行後，再一步一步回復達到至誠的境界，朝著這個方向去進行。



「如因一念之仁、義、禮、智而推之」，上章提到「至誠是仁義禮智之性皆真實無妄」，此處「仁、義、禮、智」皆有個頓號，主要是人的一個念頭，例如：惻隱之心是由仁的念頭而先推之；或者是從義的念頭而先推之、禮的念頭而先推之、智的念頭而先推之，從這四個方向一步一步地做都可以。不論是從仁先行也好、從義先行也好、從禮先行也好、從智先行也好，不管從哪一個方向開始，其實這五常之道，若有一樣，則其餘四樣也都包含在裡面了；但是人會執著，如能有仁慈的心、惻隱的心，或是辭讓的心，人若能同時行五常是最圓滿的，即所謂五常俱備。但若一步一步地行，先從仁、惻隱之心來做起也可以，即由仁的念頭開始而先推之。

「使念念皆仁、義、禮、智矣」，使念念皆達到仁的境界、念念皆達到義的境界、念念皆達到禮的境界、念念皆達到智的境界。做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做好，一步一步地來完成；人不是萬能的，同時想要事事完備、面面俱到，可能嗎？這是很不簡單的事。人的念頭、理念也是一樣，想要達到包羅萬象、完美的境界，也是要一步一步地做，分門別類。

《孫子兵法·始計》裡提到「道、天、地、將、法」五步工夫——，其中提到「法」，若想要戰勝須「曲制」，現今的道場就是有曲制。一個軍隊要作戰或演習，皆要有編制，編隊須分海、陸、空，要在幾點幾分攻佔哪個山頭，由哪個部隊去執行，在組織、權責、人員、資源、物資等都需要有計畫、有管制才能戰勝。由誰管制呢？例如：我們的身體是由我們的真主人管制，有分工合作的智慧。同樣的道理，我們修道人要與誰交戰？佛與魔交戰，何謂魔？即人的私慾，即所謂的理慾交戰。所以我們要有一套工夫，即前面所提到的真工夫。

「因偏以推致其全」，如此才能因偏以推致其全；偏有很多方法，是

個方法論，四方八面集於一點時，就是「全」；「全」字的解釋與後面這句道理一樣，即「使臻於全體之善」。

「使臻於全體之善」，「臻」是達到。何謂「全體之善」？即上章「能盡其性，盡人之性，盡物之性」，也就是能顧及到每一處，使全體均能達到這個境界。

「所謂各造其極也」，所以說「致」即「所謂各造其極也」，極與盡的意思相同，做事情一項一項做，較容易完成。上回講「盡己之性，盡人之性，盡物之性」，但要盡己之性是不容易的，我們要如何下工夫？佛祖能從地面冉冉而上飛到天空，我們無法像佛祖一樣，要怎麼辦？我們看籃球國手投籃時，身體會先往下稍蹲蓄力，然後再用力一躍而上，這就是「曲」。

再舉一個例子說明，武功高強的人，向我們輕輕一拍，我們就倒下去了，而我們沒有這樣的功力，又要如何使力呢？當我們要出力揮拳時，先將手臂往內縮，這就是「曲」，也就是人道；因為我有身體，卻沒有法力、沒有力量，只能將手臂內縮再用力伸出，這樣練臂力就好了。武力高強的

人練內功的工夫，我們練外功的工夫，到頭來還不是一樣。這是一個作用，「至誠」做不到，就用「致曲」的方法。由這個道理我們就知道要怎麼做。

想學內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，佛祖從地面冉冉而上升到天空，我們能嗎？我們只有用力一跳的高度而已。要達到那樣的境界，這都要經過艱辛地苦練，好比百米賽跑的運動員，最快跑九秒多，有的為了零點零幾秒的差距，用好幾年的苦功訓練跑步、訓練耐力。這是世間的名相，為了得到金牌，有的用一輩子在苦練。難怪有些國家的體操選手參加比賽沒得到金牌，竟然傷心地哭了，因為從四、五歲就開始訓練到現在快二十歲，竟然得不到金牌，為什麼會這樣？為了達成願望，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及苦功。但這些都是人爵而已。

想想，我們修道是成就天爵，要奉行一生地修道，先不提老一輩，年輕一輩也很用心在做，沒得嫌了；但是我們也要捫心自問到底付出了多少？有像運動員那樣苦練嗎？想得到人爵，尚且需要下那樣的苦功，更何況我們是要達到天爵，應加一百倍的努力，至少也要加十倍的努力、付出

和奉獻，這是我們要自我思考、反省之處。

幾十年前，老前人在點傳師班開班時，每次都訓示點傳師們：「你們每日悠閒地在家看電視，都不知道眾生的艱苦。」大家聽到這話，不知道怎麼辦？心裡好難過，實在都有努力在做了。但到底確實做了多少？問自己最知道，不必由別人來講。

修道只問耕耘，有做就算是了；與工作不一樣，工作是有錢賺才做，講究效率、績效；修道不講這些，就是要做，有做就算是了，照說這是最好的一種工作了。所以我們要知道天爵是 天恩師德。

「致曲」的工夫一定要做到「極」，做到「能盡其性」的境界，與上章講的道理一樣。以下再談幾個比喻。

1. 曲成萬物而不遺。《易經·繫辭上》

萬物是包括在宇宙中，幾千年前歷史就有記載「宇宙」這名稱，天地的上面還有個宇宙，是指時間與空間，亦即在時間與空間裡的所有萬物。經過哲學家的研究及追溯，何謂「曲」？

圓為曲，圓的哲學，萬物都是圓的，沒有直線的。

「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成萬物而不遺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，故神无(無)方而易无體。」《易經·繫辭上》這句是孔子所說的。

「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」，範圍是指宇宙，宇宙所有的道理，包括天地的造化、所有的造化，都不會超過《易經》以外。《易經》是講天地的事情，講理與數。

「曲成萬物而不遺」，了解我們人有潛能，但也是有局限的，眼睛能看到的畢竟有限，視野也是有限的；看得見的、聽得到的、感想得出來的，都有這個相。例如：看到月球也只是看到它的正面，背面就看不到，我們能看到的東西，都只是看到正面。有關宇宙的道理，我們要研究球形，每個角度都要能看得出來，但是人沒這方面的能力。以人的身體構造，只能看到自己的前面，而無法看到後面，頭部轉到兩側也僅一百二十度，無法看到全貌。

(續下期)